

春来辽河蒲笋香

刘丽莹

春风是带着剪刀来的,一剪刀下去,就剪断了严冬布控的绳索,捆绑着的河面、土地一下子松软起来,经过生离死别的草木再次苏醒,流水声悠然悦耳,春天有声有色地来了。

这个叫上口子的小村庄,像辽河岸上一枚小小的贝壳,蜷缩在辽河的袖口里。村子虽小,但大自然的恩赐却从未厚此薄彼,河里、岸上的食材,雨水、春风的润化,对这个小村庄没有少去一点一滴。

好的食材总会为一道道美食的诞生寻找独特的美食家,小村里的巧妇们最懂得就地取材,也决不辜负大自然的馈赠。

蒲笋,是辽河岸边水生植物的代表食材。春风一来,总有那么几株抢先在河岸、苇塘、沟渠露出它们娇俏的身影,摇曳婀娜,甚是惹人喜爱。不出半个月,更多窈窕娇俏的身影开始成群结伙,以更鲜亮的嫩绿妆容藏身于芦苇、蒲草丛里,抑或是整齐地列阵于水泽中。

蒲笋对生长的环境绝不将就,只喜欢生长于水清土软的河岸或沟塘。风轻日

浓,蒲笋就开始拔节了,此时若有雨水的眷顾,笋白就会长得又快又丰满。到五月节前后,蒲笋进入成熟期。这时节的蒲笋皮薄、肉质肥厚、香气浓郁,是采收的最佳时候。

小村里的巧妇们岂能错过这么好的时机,即使刚刚从田地里劳作归来,她们也顾不得身体的乏累,包好头巾,扎上腰带,穿上长靴,带上麻袋,个个像下山的女大王。也有人选择晚上趁着月色驾起机械小舟,站在船头,任凭夜风掀动衣襟钻进袖口,像无数个小拳头轻轻地捶着腰背,好个英姿飒爽。一些有经验的巧妇在村子住了大半辈子,采了几十年的蒲笋,一株蒲笋成熟与否,质地、成色如何,她们搭一眼便看出九成,而她们也总能采到上等佳品。

剥开一米左右的植株,拔出其内茎,笋白如玉,即使最细腻的凝脂怕也要在它的面前失去几分色泽。用手轻轻触摸,柔软而有弹性,清香馥郁,令人满口生津。

“五花肉炒蒲笋”是小村的王牌菜,

味道堪称一绝:将蒲笋的嫩茎飞水,沥干水切成寸段,将五花肉切成厚度适当的片状加小料生焗,当肉质呈淡黄色时放入蒲笋翻炒,再加入高汤,最后勾芡,出锅后的五花肉炒蒲笋色泽明丽,味道纯正,口感爽脆鲜嫩,既有浓郁的肉香又有自然的草香,任谁的味蕾也经不住它的诱惑。

蒲笋虽是天生地养,但因自然资源有限,这里的农家自家吃一盘正宗的五花肉炒蒲笋也非寻常事,除非有远道而来的宾客,抑或有久居他乡的亲友归来才可吃上一回,因此,村里的巧妇们更习惯炸蒲笋酱。据说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那时候生活清贫,人口众多,母亲们把蒲笋炸成酱,细水长流地避免餐桌上的寡淡。现今,小村已经富庶起来,家家丰衣足食、余钱剩米,鲜蒲笋下来时,炸蒲笋酱几乎家家餐桌可见。

炸蒲笋酱很简单,但不含糊:将鲜蒲笋切成小段,清水焯一下,油下锅后约七成热,将葱姜爆一下锅,放酱,添清汤倒入

蒲笋,鲜韭菜切成小段待水开后放入,韭菜可提味增鲜。待勾芡出锅,眼前岂止是道菜,白绿相间,如同白鹤卧松间,给人无限遐想。

巧妇们这精心地一炸,于家人而言,竟不知不觉把家的味道留在了记忆里;于自己而言,把与家人相依为命、快乐度日的生活,炸成了一道情有独钟的农家菜。

节气一过,蒲笋白就会变硬,不能再食用,因此贮存蒲笋是一件大事。家家准备一口大铁锅,将在成熟季节采收的大量蒲笋用开水焯一下,再在锅中焯一宿,早起捞出,烈日晒干。这样处理的干蒲笋颜色红亮,为上品。风干后装入布袋放高处封存,待冬日慢慢食用。俗话说“夏日的草,冬天的宝”。尽管如今冬日的食材供给十分丰富,但对这个迎着霞光劳作,枕着浪头做梦的小村来说,贮存蒲笋的习俗怕是会永远传下去。

再提一笔,蒲笋吃起来味美、营养丰富,但要得到一斤干蒲笋,需晒十斤鲜蒲笋,其中的苦乐只有劳作的人知道。

谷雨

(组诗)

马头琴

种花记

有时一锄头下去
会刨到石头上,那些隐藏的事物
突然重现光明
我只是想种下几粒蜀葵种子

总有平静的时光拦腰折断
而我,对花朵的热爱
估计,不像一闪而逝的鸟雀
心,会稍作停留

捡起一块泾渭分明的石头
它翻过身,带少量泥沙
几棵野菜开始呼唤
不需农药和化肥入住

谷雨

我拿起锄头,铁锹,锄头
小小的菜园,对我张开怀抱
我打垄,提水,施肥
亲近小小的种子
比如萝卜,葱籽,西瓜籽

其实,在今天以前
我都自诩为农民的儿子
只有鞋窝里
才是

那个眺望远方,仰望星空的人
他骨子里应该学会凝视土地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菜园
已经足够他凝视一生

男人累了可以坐在锄头上吸烟
女人累了,看一眼花
我不准备把我种菜园的事情
告诉蝴蝶,蜜蜂或者其他昆虫

二胡

马路牙子上
坐着一老头
对面蹲着另外一老头
一人手里一把二胡

一人拉,另一人听
一起卷根烟,一前一后点上
一起吸一口,一人吐一个烟圈

二胡,是他们自己做的
烟,是他们自己种的
曲子串一串烟圈,挂在榆叶梅树上

听见了蜜蜂嗡嗡
和沉到泥土里的琴音

蝴蝶

中午前后
总能在小菜园
看见一只粉白飞呀飞
这里只有小葱
和刚冒芽的韭菜
没有果实,没有花朵

那些奔赴
只能是奔赴
如果事与愿违
请相信
那一定是另有安排

种小葱

用锄头刨出一条笔直的垄沟
两桶水,浇透
蚂蚁一样黑黑的葱籽
在垄沟里,伸腰,扭动,最后
安静下来
挥舞铁锹,撒一层有机肥
把所有的期待,暂时埋下去

一垄一行诗,一首一春天
鸟鸣落在上面
我坐在旁边的锄头上
抽根烟,让风把汗珠儿带走
让烟圈把疲惫带走
今天的餐桌上,一定要有
母亲做的大酱,和流油的咸鸭蛋

山与河

出生在山里的人没见过河
水都在十丈深的井里
每当风儿吹过
漫山遍野的树叶跟着起伏

据说每座山
都把命脉藏在河水深处
于是每座山上都扬起绿色的波浪
就像如山的硬汉
温柔起来,一如河水荡漾

那些如水的女子哟
她们的骨子里也有一座山
刚强起来,会硬生生地
扛起一个家

粪土之歌

万一波

肥,说,买什么,改天我去鸡场用铲车给你铲两铲子去。果然,没几天,他就开着铲车举着铲车那个大铁铲,轰隆隆给我运来两铲子鸡粪,哩哩啦啦流了一道臭烘烘的。

鸡粪太稀,得兑了园土使用。我用它种了一年菜,粪肥是有劲,菜长得也好,小菜叶子油绿,大白菜棵棵挺拔。后来,我没有再用鸡粪,原因是有人说鸡粪中药残也多,就不敢再用鸡粪了。

“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看着没上粪的小菜叶子焦黄,再加上春旱,叶片纸般薄,心里也不是滋味。怎么着也不能上化肥。买了几袋子生物菌肥,短时间作用也不明显。

突然想起小时候放假割草积肥挣工分的事,便到门外找了一处低洼地挖了个大坑。然后把园子里割下的草扔进去,把厨余垃圾也倒进去,在上面浇一些粪水,苫上废弃的车衣,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各种菌类和时间了。

到了秋天种菜,打开这个粪池,草已

不见了踪影,变成了黄褐色的腐殖土,几个菜根犹在,但也烂得一塌糊涂,一碰便碎。撒上园土拌匀,在太阳下晒个几天,一是为了干爽好用,二来也为杀灭里面的寄生虫。

都是一家人

刘平

道以后还会有什么事呢?果然,第二年秋天,母亲又打电话向李文佳要钱,说弟弟想承包一片果园,让她支持一万五。

又是“支持”,不会还的。这次,李文佳没那么干脆了,说:“妈,我们都是靠死工资吃饭的,手头也不宽裕。”

母亲说:“再咋你们每个月加起来也有一万多块,就拿不出那点钱?”李文佳和丈夫商量后,又打了一万五。

但心里有了疙瘩,李文佳一家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心里对母亲的怨气也越来越大。他们就那点死工资,要还房贷,要供儿子读书,还有杂七杂八的开销,母亲咋就一点都不体谅呢?

可母亲心里似乎只想着弟弟。三年后,母亲又打电话来要钱,说弟弟想开一家餐馆,差3万元。母亲说:“你们帮一下吧。”这次,李文佳再也忍不住了,大声说:“妈,弟弟一缺钱您就找我们,您把我们当银行了呀?”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许久,电话里才传来母亲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沉重:“文佳啊!妈一直没告诉你,我们都亏欠文良呀……”李文佳心里“咯噔”一下。

母亲告诉文佳,当年,弟弟文良是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的。那时候她正读大三,为了供她读书,弟弟放弃了读大学,出去打工了……

“都怪你爸走得早,妈又没本事,不然,文

微小说

“都是一家人,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母亲还是这样说。

李文佳已不知多少次劝母亲进城了。不敢说母亲进城跟着她就能享多大的福,但肯定比跟着乡下的弟弟生活要好。弟弟两口子靠种田过日子,还带两个娃,一直紧紧巴巴的。母亲在弟弟家就是一个劳力,养猪喂鸡,种麦收稻……一年四季没闲过。

“妈就是不进城,偏要跟你们过。”李文佳在电话里对弟弟说。弟弟说:“我们也劝过她,可劝不动。”李文佳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如此固执。唯一解释得通的理由就是,在母亲心里,儿女有别。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儿子才是她的根儿。跟着儿子,再苦再累心也甘。

“妈!您都快七十了,该过几天清闲日子了。”李文佳又劝。“我清闲了,你弟弟一家咋办?”母亲说。李文佳有些哭笑不得,说:“离了您,人家就不过日子了?”

母亲脸一板,说:“都是一家人,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这话,母亲说得最多。李文佳只好每个月给母亲一些钱。

都说,一辈不管两辈事。可母亲偏要管,有时候还管得有些出格。那次母亲给李文佳打电话,说弟弟想承包一个鱼塘,让她支持两万元。李文佳明白,“支持”就是不还了。两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可想到是母亲出面开口,李文佳和丈夫商量后,第二天就打了钱。

潜意识里,李文佳觉得这是个不好的开头。谁知

快递春天

(组诗)

李月舫

剪不断的春风

新磨的剪刀
再一次做了无用功
这一缕缕递进的暖洋洋
调高了整个季节的气场
嫩芽尖利戳破了冬的防御

垂柳的长辫子随风舞动
分不出麻花辫有几股
杨树狗一窝一窝
占领树的周围
绕城河不再隐忍
及时破冰亮出底蕴

不停地转山转水
哗哗地转身
不辜负阳光

快递春天

鞍马收不住急蹄
柳鞭甩了一路
树根被飞驰激活

沿途被救活的
还有上一秋荒芜的野草
明明只剩一根根孱弱的细茎
却也挺过冬雪的尺寸丈量
等到了春风救援

在翅翼划过后的波澜远处
在车马春蹄后的嗒嗒声里
在芽苞吐蕊的轻呼声中
春天没有迟到

聆听春天

回旋的寒风还想逗留的拖沓声
阳光敲打远山的回响
惊醒窝在土层下
攥紧拳头的一众芽尖
枝上隐隐的绿意
等待常驻鸟儿的一次次抖翅

一层层褪去厚重衣衫
就怕翻山越水
怀着搭救之心的那片春光
不能直达肺腑
不能及时拔高返青之海的浪花



本版插画 董昌秋

